

王 制 管 窺
德 樞 言 續 樞 言
國 議 院 章 程



卷之五

七

八

九

十

十一

十二

十三

十四

十五

十六



樞

言

言續樞

王柏心
著

中
華
書
局

編

言

此 據 湖 北 叢 書 本
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
僅 有 此 本

序

昔人云、有治人無治法。吾以爲有治人、卽有治法。法者、依人以立者也。人之所不至、而法生焉。法制於人之所顯爲、而人遁乎法之所不及。于是乎法窮。樞言者所以濟乎法之所不及、而使之以自爲者也。監利王君柏心、字子壽、博學篤行、名聞諸方。而吾以爲是天資近道人也。嘗客遊西塞、以所見聞、綜輯爲編。予來楚中、讀而愛之。君之爲書、通達似荀悅、激發似王符、純粹似徐幹、不爲危言極論、迂詞誕語、而使人悠然自得於簡編之外。讀之掩卷而慨然有餘思也。君志行醇潔、有慕東漢諸君子、有所著書、亦輒近之。有宋曾鞏氏謂中論之書不悖乎理、又能充其所得乎內者。既察其意而賢之、而又知其行之可賢。況予之親見君而得之、又其文詞明白昭著如此。雖未知他日所以見諸行事者何若、而執志純固、較然不欺。豈非所謂天資近道者與。易繫辭之言曰、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昔之人有因言而信其行者矣。況予之親見君之行如此者哉。或曰、子引曾氏之美中論、以美是書、當矣。顧曾氏又有言曰、法者所以適變也。不必盡同。蓋亦因其所遇之時、所遭之變、而爲當世之法、使之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而子乃欲廢法而任意、得毋過歟。予曰、所貴乎法者、貴其能適變也。有不適則雖聖人之法、亦有可議者矣。孔子所謂與時損益者也。王子之意、非謂廢法而任人、乃欲任人而用法也。而子乃以刺繆譏之、子則過矣。且王子方爲世之賢智者言之、而子顧以庸陋乖刺爲慮、豈其然與。客既退、遂書以爲序。道光十九年季春朔日、婁姚椿序於

郭城之古楚樓。
編 審
序

續樞言敘

曩在隴右，爲樞言十六篇。甲辰春，至都，益陽湯海秋農部見而稱之，曰：「是當在昌言、潛夫閒，蓋多爲之。亡何海秋歿，感其言，時休沐少事，歲行盡矣，意有所觸，次第成之，得九篇而止，名之曰續樞言。」道光甲辰季冬旬有八日子壽自識。

樞言目錄

審宜 責實 覈才 擇吏 禁末 王言 學譽 量交 續樞言 君臣 明是 官才下 七蠹 糾慢

樞言目錄

旌意 脩約 廣議 寓政 導俗 正諛 疑信 辨言 信臣 官才上 謀備 防修

樞言

清 監利王柏心著

審宜

順而布之。謂之政。貞而守之。謂之法。揆而協之。謂之宜。政雖善。弗宜則滯。法雖良。弗宜則格。投九于峻阪。六關遜其疾者。形便也。決水于上游。駟馬謝其速者。勢利也。穀之轉者。善馳驟。樞之運者。善開闢。治之宜者。善張弛。度其宜。慎厥謀。罔弗脩。操其宜。率厥功。罔弗從。知以辨之。仁以達之。義以斷之。信以固之。審宜而治道得矣。宜有四因。因天。因地。因時。因民。溫肅。宵春秋。舒慘。宵陰陽。風雷雨露。繞鉞之用也。七政五緯。憲令之符也。朐朐。飛李。督過者也。淫潦亢旱。倣愆者也。耕斂有候。開塞有期。先者躁也。後者慢也。是曰因天。九州之土不同性。五土之性不同植。下者謹蓄洩。高者廣井渠。麓豐林木。澤任蒲魚。毋封其利。毋開其爭。毋逆其理。毋竭其源。是曰因地。承弊則救焉。蒙業則安焉。漢高之除秦法。世祖之併郡國。減吏員。宋藝祖之削藩鎮。承弊則救也。曹參之清淨。霍光之與民休息。宋璟之善守法。蒙業則安也。井田封建。肉刑。漢以下不能復者也。府兵租庸調之法。唐以下不能復者也。虛美不必崇。浮文不可尚。齊統阿繡以敵寒。不若羊裘。垂棘連城以通商。不若泉布。酌其變。濟其窮。是曰因時。風氣有彊弱。習尚有文質。勿炫之以智所

未。周勿彊之以情所弗安。翱翔乎雲霓。飲啄乎江海者。鳥之常也。設組帳以處之。陳鐘鼓以饗之。則隳而悲矣。馴服乎銜勒。饜飫乎芻豆者。馬之常也。飾綰綈以衣之。列醢醢以薦之。則駭而蹏矣。民可順不可拂。可安不可擾。微而導之。使自蹈之。徐而喻之。使自赴之。是曰因民。夫爲治者。無憂政令之不行也。憂其弗宜而已。如注尊然。不溢不竭。如操尺然。不贏不縮。下之從上。猶景響也。得其宜。何患弗從。若夫矜私智。泥古典。矯焉過正。膠焉罕通。譬卻行而求前。吾不知其可矣。

旌意

任左右。尙姑息。爵及私昵。罰弛姦慝。是謂婦寺之政。納佞諛。務虛美。上違道以欺下。下矯誣以罔上。是謂鬻贖之政。刑賞虧替。禁防隳敗。情不足相繫。制不足相維。是謂痿痺之政。科指備具。綱目繁猥。可否必稽于法。輕重必依于令。婦寺。鬻贖。痿痺之政。舉非所患。中主以下。率而行之。可以無大縱軼。若夫英主。則在能旌吾嚴斷之意而已矣。法之必行者。非嚴也。意之能行。則嚴也。令之必行者。非斷也。意之能行。則斷也。且所謂嚴斷者。豈待峻刑鯨之典。設斬剗之科哉。亦取夫相蒙相習者。以吾意破除之已爾。意不可消。消則亂。意不可漬。漬則玩。英主當有所縱舍。以蓄其果決之氣。有所簡略。以養其清明之體。一旦機括所在。則出吾意以震動之。無少濡回牽制。出乎法令之外。入乎民情之中。爲揣摩遷避者所不能及。然後真才奮焉。詭隨襲焉。四方說焉。如日月之行乎中天。而無不瞻仰也。如雷雨之作解而百果草木無不甲坼也。夫君者制法者也。非奉法者也。出令者也。非守令者也。應龍之蜚騰變化者。領必有尺木。猛虎之制伏百

獸者。脅必有威骨。漢孝宣之世。吏多虛增戶口。所上風俗。悉虛詞飾說。孝明之世。朝廷皆爭爲嚴切。以避誅責。以二帝之明。弊尙若此。豈非狃于法令而意不伸歟。或曰。唐德宗。宋神宗。明世宗。能伸其意矣。而嚴斷之弊。禍其庸主。何哉。曰。三君者。仁不足。剛有餘焉。明不足。復有餘焉。不善用其意。則又剛復之過。而非嚴斷之過也。

責實

爲其事。未有無其實者也。計其功。未有不自實始者也。實立則名從矣。是置表以取影也。名存則實亡矣。是按圖以索駿也。舍名就實者。萬舉而萬有功。得名遺實者。萬舉而萬有弊。天下所以赴功遠罪者。非特吾能賞之罰之也。又非特吾能信賞必罰也。特吾賞當功。罰當罪。僞者不敢蒙。而似者不敢亂也。由君身而大臣。而庶僚百職。事由國而邑。而鄉。合之若一人。運之若一身。豈操術異哉。嚴杜其浮罔。切中其要會焉爾。是故令簡而易明。法成而可守。明如日月。疾如風雨。貞如金石。此責實之效也。治之敝也。上以名責下。下以名報上。上曰必求諸法令。下亦曰必求諸法令。法令至繁多也。君若臣非能周覽而盡識之也。則必舉而任之。府史之徒。夫英君。督相。盱衡默運于廟堂。百官有司奔走勤勞。宣布于職守。卒之制取舍進退者。皆出于府史之徒。聽其顛倒而失序。則甚矣狃于名之過也。狃于名必好察。必好詳。察者數也。詳者末也。有天下者。任智不任數。操本不操末。無所不察。則無所不蔽。無所不詳。則無所不遺。上所句檢者。唯名是從。下所覆告者。唯名是應。非不勵精也。而稽滯者如故。非不綜理也。而增飾者相仍。名與名相求。名

與名相蒙。然則法何由不蠹。令何由不圯乎。有匠于此。虛語般倖。實未嘗親斧斤也。而信之。則主人不免風雨之嗟。有醫于此。巧陳盧扁。實未嘗運鍼石也。而信之。則病者將有浸淫之困。一身之微焉。凡求安與生者。猶必務其術。奈何舉國家之政。而相徇于名。屬有叢脞之咎。將誰任之。且夫天下之心意。攝以神明者。恆肅。攝以耳目者。易玩。天下之事功。厲以志氣者。必集。厲以文法者。多墜。與其法多而僞者蒙之。不如減法而去僞。與其令繁而似者亂之。不如蠲令而絕似。僞之生。唯實可以已之。似之淆。唯實可以正之。夫獵捕禽獸者。置罟也。操縱掩合者。人也。名置罟之類也。實操縱掩合之用也。委置罟于野。而曰吾綱目畢具。將坐待其獲。委法令于府史。而曰吾綱目畢具。將坐致其效焉。雖大愚者。猶信其不可已。

脩約

天下有要術焉。脩約之謂也。以約則明。以約則定。以約則逸。不知夫爲政者。將求其明歟。抑求其蔽歟。求其定歟。抑求其擾歟。求其逸歟。抑求其勞歟。行滄海者。簪斗杓而已矣。齊方員者。執規矩而已矣。古者事簡治亦簡。後世不能不趨于繁者。勢也。事繁而吾之繁者。又倍焉。至乃疲耳目。殫神明。卒無以勝之。甚非馭繁之要也。夫政莫大于賞罰。善制賞罰者。取其鉅者。著之令典。餘則默司吾意。使巧者無所探測。堅守其常。使後者無可推移。是故有不形之諭告。而諭告不能逮其神。有不勒之金石。而金石不能並其貞。無他。約故也。不善制賞罰者。無所不備。無所不詳。千科萬品。日以增加。姦未起而以智兆之。弊未開而以端啓之。凡吾所爲疲耳目。殫神明者。將禁姦祛弊也。今乃適以兆姦啓弊。則何爲勞勞焉。增加無已哉。況夫

未來之姦。有不能勝窮。未來之弊。有不能勝料者乎。是故關防之令繁而士益僞。比附之條繁而獄日滋。何者。立法之始。本欲其筦于法之中。不知反遁于法之外。本欲其持于法之後。不知已散于法之先。本欲召奇傑。而僥倖者輻輳焉。本欲杜豪猾。而譸張者萌芽焉。且夫關防之多。至不足召奇傑。比附之多。至不足杜豪猾。亦無爲貴多法矣。鏡之含明。非逐物而預構其形也。鐘之儲聲。非厲響而起迎其叩也。老氏曰。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又曰。我無爲。民自化。我好靜。民自正。其知約也夫。其知約也夫。

覈才

古之覈才也。儉于數而寬于塗。後世之覈才也。狹于塗而豐于數。古之覈才也。易于取而慎于用。後世之覈才也。慎于取而輕于用。古之覈才也。略于言而詳于事。後世之覈才也。密于言而疏于事。此眞僞之所由各判。而功效之所由相遠也歟。成周選造之法。尙已。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人者。令歲舉孝廉二人。百萬者舉五人。合天下計之。歲不過百餘人。數至儉也。然此外又有賢良文學。直言極諫。茂材異等之舉。已又設四科。最後巖穴幽隱者。天子至以元纁玉帛。親聘其廬。則塗又未嘗不廣也。賢良文學等。應制策皆訪時務。不合者罷遣。優者補博士議郎。居官風議。必時政得失。不復以虛言相試。及出典牧守。入居九卿。必行能尤異。故其時人無浮競之心。而咸自奮于事功。唐以後則舉天下之才。悉約之于進士之途。優第者予館職。試必以聲律對偶之言。循資計俸。高者擢諫垣。躋卿列。次亦不失爲牧守。故輕躁者懷進。闕冗者取容。而才猷智略之士。無由自見。夫古之制爵。非加貴也。古之授綬。非加厚也。俊偉卓犖之流。古非盡降

于蒼昊求諸域外也。然而人才畢萃于朝，智能畢展于下者，激勵得其權，而綜覈得其實故也。蓋儉于數則浮濫絕矣，寬于塗則俊乂出矣。慎于用則巧僞革矣，詳于事則功能見矣。後世不然，恆使英奇者裹足而僥倖者攘臂，則其弊亦略可睹矣。刻木爲鵠，羽翮雖具，終不覩翰飛之疾也。範金爲驥，骨骼雖具，終不睹步驟之奇也。人主誠欲覈當世之真才，唯使之獻替可否，講求經國遠猷，隨其才用，試之以事，較能否爲遷黜。如此則才無不奮，政無不舉，功無不立。其與按虛名而索實效，必相去萬萬也。

廣議

天下之懷忠愛，矢亢直，感激而不顧其他者，山林敦朴之士是也。漢唐之世，置臺諫矣。又置博士議郎，又設直言極諫科。凡以招徠山林敦朴之士，或值主德有闕，或遇時政有謬，博士議郎及應詔之士，皆得上封事，伏闕犯顏，其言之激切，往往天子變色，宰相避席。豈其時士獨敢言哉？拔之尤異，以作其氣，容之至廣，以開其塗。起新進則無繫戀顧忌之私，由特達則無門戶黨援之習。此士所以樂陳鯁亮而前世恆收其效也。且夫朝廷置官，唯宰相與諫臣不可用資格。宰相代天理物，非道足經邦，莫能居之。在乎人主之慎擇而已。以資格用之，則鼎鉉輕矣。諫臣職在繩愆糾繆，與其通敏，不如其翹直也。與其華辨，不如其審諤也。由資格則蠹氣銷磨，必多瞻循，必立朋黨，彈劾有所避，攻訐有所私。建白者，唯科指之纖悉而已。宮廷讜論，則未嘗聞也。糾讖者，唯吏事之短長而已。利弊大端，則未能及也。苟幸無過，徐待遷秩，爾人情誰樂舍坐致之效，而蹈不測之害哉？誠如博士議郎得應詔上封事，則宜無此弊也。何者？立朝尙淺，爵秩尙

卑有感激之心。無回枉之氣。與由資格居諫垣者。固不可同日語矣。論者曰。山林之士。狃于古。戾于今。言之未必可行。行之未必有利。惡用是喋喋者爲。應之曰。世未嘗無實誼。陸贄也。才如二子。尙謂其狃于古而戾于今乎。人主誠有意乎山林敦朴之士。以其言攷之。不可采者罷遣。其有議論達政體。忠款結丹素者。處以博士議郎之職。使益練習時事。若當職唯諾。則不得遷。晉其謀。著英亮志存獻替者。擢之使居臺諫。激勵而用之。則固執政之才也。夫太阿之陸剗犀象。水截鴻鵠者。鋒銛也。鷹隼之排疾風而上征。撇屑雲而下擊者。翮勁也。匣而懸之。繼而繫之。則無割斷搏擊之用矣。今夫封駁之制。久廢于門下中書。當英君晉相時。必無過舉。設萬有一焉。言官抗章而爭之。固已後矣。何如博士議郎。先事風議之爲尤善也。

擇吏

自古世雖極治。姦民之輕險者。不能絕也。小則鬪暴劫奪。觸法抵禁。大則竊鑄鬻鹽。吏人莫敢誰何。又其甚者。倡邪術。誘愚民。譬虺蛇莽蜂。無時而忘毒螫。其所潛伏。大抵山谷峻僻。及緣邊州邑。所恃乎遏姦于未萌。銷患于未形者。在良吏而已。凡此州邑。其擇吏視他邑。宜尤重。其良吏之被薦擢。視他邑。宜最先。而世之從政者。往往反此。謂地僻則政簡。壤狹則功寡。不足容才吏。唯初從政。或左遷及疲老者。始往視事。報最不得預。祿入不能以自給。官其地者。與謫斥同。彊者則以爲大吏。且棄我。脩廉潔。勤吏事。終無由上聞也。行吾掎克而已。弱者卽不敢肆爲腴削。然民之疾苦不聞。山川阨塞險易之塗。不知。戚戚焉以不得去此爲憂。何暇治詭隨。擊彊禦。懷遠大之謀哉。夫民也以僻遠之故。累數十百年不見賢長吏。繇是黠桀

不逞者。無所顧忌。從而侵暴之。又從而迷罔之。乃始囂然弗靜也。屬有水旱之苗。乘閒竊發。旁郡邑不得高枕。而執政者慮不至此。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。始也。慎簡司牧。不過一指搃之勞。繼也。徵師糜餉。或窮歲月未能定。無乃好難而惡易也乎。且僻遠之于近邑。猶四肢之于心腹也。今有人于手足。則任其拘攣。蹙蹙而惟心腹之是治。豈得謂善養生者哉。誠令巖疆邊邑之吏。皆擇其簡重有方略者。寬而不弛。嚴而不殘。明而不苛。安善良。糾豪彊。聯什伍。禁游惰。廣德惠以招徠之。察荒歉以綏輯之。操縱設施。視便宜所在。試之三年。有異績則居課最之先。或就加推擢。或移治繁劇。一切比近邑。令長爲優。如此。則所選得人。爭自奮勵。不期而邊僻州邑大治。邊僻州邑治。而近邑莫不治。斯誠遏姦之上策。銷患之良圖也。夫襲遂治渤海。李固涖泰山。當桴鼓倉皇。猶能宣布威信。折衝千里。皆良吏已然之效也。而況使遏之于未萌。銷之于未形者哉。

寓政

行什伍而不開告坐之門。不如無行也。開告坐而不設賞罰之科。不如無開也。周官大司徒之教。有保受。賙救。凡以敦任恤厚風俗而已。其時民皆同井而居。三時務農。隙則講武。無暇爲姦。姦亦無所容。奚取乎告坐賞罰。管敬仲治齊。立軌里連鄉。以寄軍令。而齊大彊。商鞅治秦。嚴什伍。力耕守法。而秦帝天下。唯能開告坐。設賞罰也。後世保甲起此。然效未見。而弊日滋。何哉。充之不擇人。遇之不以禮。徭役徵索。悉在其身。胥吏又從而凌轢之。猾者乃與胥吏比。以困齊民。每遇賑貸。則張虛籍。抑貧窮。無敢與校者。至于姦宄。

之出入盜賊之剽掠未嘗發舉。罰固不及也。發舉焉。實亦不及也。若然則法之所重。意之所輕也。名之所從。實之所違也。而世之求遏姦止暴者。猶一則曰保甲。再則曰保甲。吾不知其效安在也。今誠使慎擇其人。一切罷其徭役。稍加以禮貌。吏胥無得侵暴之。其什伍相附。聽民自爲聯屬。減去文籍。唯專其責于保長。里有通姦徒宿匪黨者。以告于令長。所告實。予之賞。或不及發舉。而先時掩捕。所捕實。予重賞。告與掩捕不實。有重罰。隱匿阿縱。有重罰。令責之保長。保長責之什。什責之伍。如此而姦不遏。暴不止者。未之有也。或曰鹽徒公行。邪術煽誘。豈保長所能制乎。曰。有寓政之法。在寓之如何。視州邑有山谷險隘。則仿三老游徼之職。因其地稍增置之。稍募丁壯。村立農官。市立市正。又開醜徒以自相告捕。皆策之宜行者也。三老書其孝弟。訓其不率。游徼主訪捕謹障塞。民有彊力。願習技擊者。游徼以時教閱。有追胥則預。農官訓課耕桑。早潦以時聞。市正譏轉鬻奇淫與不軌之物。有則以告。其鹽徒教匪。募有能自相告捕者。賞其梟擒捕首。劇者予之賞。使彼腹心自攻。則支黨披散。此趙廣漢張敞虞詡之策也。凡此諸法。尤在令長督察振勵之。則民安而俗善矣。夫政之必行者。雖酷如徒木棄灰。人無異議。政之不行者。雖惠如賜酺貸種。恩不下究。肅與玩殊也。故曰虛舟不能以自運。虛車不能以自馳。制備法良而歸于有弊無效。則行之之過也。保甲其一端矣。

禁末

末亦多途矣。商爲之首。先王爲其妨農也。恆抑之。秦發民戍邊。先皇譴。次市籍。漢高卽位。復取賈人子所